

影像青少版

YOUYOU LUMING

呦呦鹿鸣

刘先平 著



以影像观世界 以视觉读文学

迫在眉睫的生死营救 劫后重生的花鹿精灵

影像青少版

YOUYOU LUMING

呦呦鹿鸣

刘先平 著



责任编辑：王旭霞
装帧设计：巢倩慧
责任校对：高余朵
责任印制：汪立峰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呦呦鹿鸣：影像青少版 / 刘先平著. -- 杭州：
浙江摄影出版社，2016.9
ISBN 978-7-5514-1538-5
I . ①呦… II . ①刘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 . ① 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94851 号

呦呦鹿鸣（影像青少版）

刘先平 著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：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
邮编：310006

网址：www.photo.zjcb.com

电话：0571-85170614

经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制版：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

印刷：浙江兴发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：710mm×1000mm 1/16

印张：14.25

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14-1538-5

定价：29.80 元

目 录

CONTENTS

题词	1
引子	2
一 雄鹿大花角	3
二 箭出行	16
三 奇特的步链	33
四 叉角奇观	46
五 魔杖轻点	58
六 夜宿石门国	73
七 荒诞的锣音界	81
八 落花坞	92
九 小溪浮在峰峦上	101



十 警 戒	117
十一 戴帽子的鹿	128
十二 扑朔迷离	138
十三 鸟岛水怪	151
十四 老爷河上	160
十五 包围圈	174
十六 采茸	186
十七 判读密码	199
后记	214
刘先平四十年大自然考察、探险主要经历	215

题词

“我在大自然中跋涉三十多年，写了几十部作品，其实只是在做一件事：呼唤生态道德——在面临生态危机的世界，展现大自然和生命的壮美；因为只有生态道德才是维系人与自然血脉相连的纽带。我坚信，只有人们以生态道德修身济国，和谐之花才会遍地开放。”

在动物世界中，最强大的动物也有致命的弱点，最弱小的动物也有生存发展的特殊本领……无穷的奥秘，吸引了大批科学家献身于动物行为的研究。

引 子

四、五月间的三十九岗，正是花信勃发的时节。山坡、溪边、峰峦、幽谷……花开得比天上的云霞还要明丽。

碧蓝闪亮的沙参花，淡黄淡黄的黄连花，鲜红耀眼的凌霄花，素洁高雅的百合花……熏得风也沁香，映得水也流彩。

一丛葳灵仙花，花冠雪白粉嫩，恍如一朵白云飘浮在满目青葱的山坡上。早开的花，已结了小小的扁平瘦果；花柱还恋恋不去，在带刺的果尖上随风拂动，像是白孔雀的花翎。有谁能想起，兴兴旺旺攀扯的枝蔓，架起的竟是一座别致的观察所！

少年自然保护小组的蓝泉和报告发现了梅花鹿踪迹的小叮当，正伏在葳灵仙花棵儿里。一人把守一方，透过昨晚在绿叶白花中制造的瞭望孔，注视着各自的区域，搜索梅花鹿的身影，等待着梅花鹿的出现。可是，看到的只有朦朦胧胧的群山和山后天幕上几颗不断眨眼的晨星……

一 雄鹿大花角

峡谷刚走完，又开始爬山了。这边的山，和别处的山大不一样，全是怪模怪样的灰白色石头。路也陡得很，常常要用到杵鼻子。

雷铜岭大爷对胖孩翠杉、蓝泉、小叮当这三个小家伙气喘吁吁的一副狼狈相，像是没看见一样，他答应当“顾问”，清楚自己的责任。要完成陈炳岐他们所说的任务，可不像他带着猎队去放倒几头鹿、砍回几架鹿茸那样容易。为了以后的工作，现在必须让这三个小家伙练习腿脚。

雷大爷终于开口说话了：“栏杆石到了。”

一句话，发生了神奇的效应，崎岖的山坡上，立即生机勃勃。



胖孩翠杉还没将气喘定，已跑到石台子边上，摸着立在那里的七八个石笋：“嘿！真像栏杆哩！”

方玲也为大自然的造化感到惊奇。栏杆石其实是个石台子，是半山腰上的一片怪石。陈炳岐打开地形图，察看周围的情况。雷大爷却没容他多看，开始了他要讲的一课：

“先看北面：两座高山间有个豁口，冬天，好眼力的能看到一条闪光的带子。现在林木葱茏了，雾气又重，不容易看到。那是有名的平天河，再后面，是九华山的主峰——九华峰……”

两位老师都拿出望远镜，开始观察。

“看到了，平天河从豁口下来后，像有个落差很大的瀑布。”陈炳岐说。

“不错。那边出猴子，出名的猴子街在那上面。”

方玲说：

“听省里同志介绍说，去年在那里考察过两条猴子街，发现了一种新品种的猴子，和在紫云山发现的猴子相同。已正式定名为‘紫云短尾猴’。”

“得味，还有猴子街。兴许比动物园的猴山还热闹。咱们这次去吗？”一说猴子，小叮当忘了疲倦。

雷大爷没容大家把问题岔开：

“南面：从白鹿崖数起，是第一峰，三十九岗顺着往西发脉。这座有三十九个山头、三十九道山脊的大山上，长着一片披红吐翠泛紫的奇花异草。我们畲家人的祖先，发现了这座奇特的山上花鹿成群结队，东游西荡。要把事儿讲明白，还得再看看地形。”

陈炳岐从地图上也发现了地形特点，只不过地图的比例尺小，三十九岗像条小毛虫趴在那里。

“从栏杆石一直往西走，它和三十九岗之间，大体上像是个长长的山谷。不管南面也好，北面也好，原来都是由粗壮大树森林覆盖，只是前几年乱砍滥伐破了相。咱们打猎的人很讲究看山相。林子密的山，





咱们叫柴山。

“把东边留到后面讲，是因为它重要。三十九岗到了白鹿崖，突然断了头，深深的雾谷把它和东边的山隔开。只有东南方向的紫云山区出产花鹿。喏，你们看清了吧？对，就是那边一个大山岙子，和紫云山连成一气。

“你们听过咱讲的白鹿崖故事，不管真的假的，畲家人的歌是这样唱的：咱们祖先，是从紫云山那边，跟着白鹿，撵到三十九岗。神鹿把花鹿带到了三十九岗，和畲家人在这里安下了家。

“为什么三十九岗的鹿最多？花鹿喜欢在三十九岗的草山上，不喜欢待在老虎、豹子多的柴山里，更不愿待在光石头的石山上。有人说，东北的花鹿待在林子里，咱没见过。咱们这里只有一种不长茸的毛冠鹿是生在林子里。柴山，多老虎、豹子、豺狗、黑熊那些凶猛的野生动物，也有麂子、小灵猫、野雉。石山上有四不像。这三十九岗上有花鹿喜欢吃的嫩草——养胃口、长膘的各种药草。你们别瞧不起草山。草长足了，花鹿在里面蹭，你根本看不见，就算花鹿跑起来，也只能看到它们掀起的一浪一浪的草……”

“鹿街呢？舅公！说了半天，咱还没看到哪儿有条街，哪儿有街

筒子。”

翠杉一句话，把大家都说笑了。雷大爷用竹节烟袋点了点胖孩翠杉那冒着汗珠的鼻子尖：“你真是个外憨内躁的人。谁跟你讲过，鹿街得有街筒子，街筒子还在镇上？”

翠杉也不服输：

“半夜出门，不就为赶鹿街？既叫街，怎会没街筒子？不信，咱们查查字典，看看这个‘街’字是怎样说的。”

那股愣劲儿，连和他有一样想法的小叮当及蓝泉，也忍不住笑出声来。

雷大爷说：

“呵哟哟，舅公查字典，查不过你。先不抬杠，咱们立刻下山，到那刚才说的山岙口。可话说在先，到了鹿街，你可得看仔细，不能迷糊呵！”

三个孩子正巴望着到鹿街逛逛，便紧跟舅公身后，蹦蹦跳跳，劲头十足。

山岙确实有些奇怪。岙口阔，底部宽。北面的石头山上长了些小灌木丛，往南一点，绿草茵茵。靠三十九岗的这边，草长得更茂盛，五节芒、狗尾草、桔梗、紫花地丁、野蔷薇、紫苏、伸筋草……挤得满满的，简直像块草甸子。

雷大爷指着一种开白花、花茎高的草问：





“谁认得这种草？”

老师和学生各自拔了一棵，椭圆形的绿叶，背面和叶柄子都是紫红色。花是单瓣子，也不见奇，凑到鼻尖闻，微微有点香味。

几个人谁也说不上这种草的名字。雷大爷说：

“有个故事传得广。说是有个樵夫砍柴，碰到一只老虎正追一群花鹿。老鹿吓得四处跑，小鹿急得呦呦叫。眼看老虎就要追上一只小鹿，小鹿叫的声音更凄惨。樵夫于心不忍，抽出斧头，拦住老虎劈了起来。老虎扑上来，噬咬樵夫，但樵夫终于劈死了老虎，救出了小鹿。

“樵夫自己也倒下了，被老虎撕开的伤口，哗哗地往外淌血。

“鹿群回来，看到昏迷不醒的樵夫，都用鼻子去嗅他。小鹿连连叫了几声，跪在地上淌泪水，一声叫得比一声伤心。几只老鹿跑开了，一盏茶的工夫，又赶了回来，个个嘴里都含着草，有的把草嚼碎敷在樵夫的伤口上，有的把草放在他的鼻子底下。血终于止住了，樵夫活了过来。从此，樵夫就把这种草传开了……”

“鹿衔草！”蓝泉的声音很响。

“说得对。它还有个名字，叫‘鹿蹄草’。采药草的人，常常能碰到一个山坡上全是这种草，花鹿最喜欢吃它！”

方玲正在记录山上植被的各种植物。陈炳岐则忙着测量各种数据。孩子们听完了故事，都跑过来帮忙。

“快来！”



小叮当这惊乍乍的一声，吓了大家一跳，不知他出了什么事。翠杉跑得最快，只见小叮当指着一棵小树。

“看！”

翠杉以为他见到了蛇，顺着叮当的手指的方向往树上瞧，怎么也没看到蛇在哪里。蓝泉眼尖，一个箭步跑到树跟前，从里面拽出一个物件：

“鹿角！嗨，好大的鹿角！”

翠杉懊悔得直跺脚。叮当伸手把鹿角夺过来，举得老高：

“哈哈，好漂亮的鹿角！”

两位老师闻声赶来。雷大爷只顾低头在附近转悠。

翠杉说：

“舅公也想碰运气？”

“你只顾吃后悔药。”叮当说。

翠杉还愣在那里。谁知，方老师、陈老师也在周围的小树上找了起来。

“胖孩，你来！”

翠杉连忙跑到雷大爷那边，只见树丫子上卡了根枯树枝，再一瞅，嘿！

“着啊！咱也找到了！”

“别动！”方玲一声喊，吓得翠杉把手往回一缩，眼睛瞪得溜圆。

“我要拍照。”

这句话才使他明白过来。

雷大爷说：“小叮当只发现一只鹿角，你怎么不想想，在这旁边还应该有另一只鹿角？”

翠杉又懊悔了起来——怎么连鹿头上长了两只角也忘了？

小叮当纳闷地说：

“鹿角长在树上，真是稀奇古怪！”





“老角不肯让位子，新茸顶不出来。花鹿急得满山跑，摇头晃脑也甩不掉，只好把它卡到树上，使劲一拉……”雷大爷说。

“是这码事！咱明白了。叮当、蓝泉，咱们再找，角虽然没茸贵重，但也是好药材！”翠杉连忙往树棵子里钻去。

雷大爷忙阻拦：

“别费劲了。现在花鹿少，鹿角不会多，再说，花鹿拉角，都是找最僻静的地方，今天叮当是好运气哩！”

他们把鹿角收起来。雷大爷又领着他们向岙口走。喇叭形的岙口，像是迎着东南紫云山脉的一扇大门。岙口下是个下坡，刚好拦断雾谷。

“看到了吧？这片山，就数这个岙口大。猎茸季节，紫云山的花鹿被跟鹿的追急了，向三十九岗逃难，要经过这口子进来；三十九岗的花鹿没地方躲了，想到紫云山避避风头，飞也飞不过这个口子。”

“这个岙口是这样重要。猎人管这叫哨口。哨口有大有小，这儿是个总哨口子。跟踪追鹿的人，非经过这里不可。眼下，鹿少了，三十九岗里面除了咱带的班子，只剩下一两支打鹿队了。倒是紫云山那边的打鹿队多，常年是他们进来打。”

蓝泉说：

“咱们得在这边竖上宣传牌，把住这个口子，就等于把住了大门。”

“一点不错。要竖两块牌子才行，一边一块。”小叮当说。

两位老师觉得雷大爷从栏杆石到岙口，一路分析和介绍的情况，既准确，又有自己的见解。

方玲曾查阅过地方志，其中记载了紫云山“择草而食”的梅花鹿。“择草而食”是一句重要的话。刚才雷大爷的介绍和粗略的观察，生动地说明了三十九岗的梅花鹿确有自己的特点。它们的栖息地和东北、山西、海南岛、台湾、四川梅花鹿亚种的栖息地有区别。

在查阅地方志时，甚至还看到江淮之间也有梅花鹿分布的记载。但经过时间、气候、地理环境的变迁，再加上人类盲目的猎杀，大多数地方的梅花鹿早已灭绝了，唯独这里现在还存在着少得可怜的梅花

鹿。它之所以能顽强生存到现在是有原因的，同时这情况又提醒我们，保护这种奇特的梅花鹿是多么紧迫、重要的任务！

在雷大爷的带领下，两位老师已知道鹿街在什么地方了。

大家人多，工具又齐全，不一会儿，禁止捕猎梅花鹿的宣传牌已竖立了起来。木板上写的毛笔字，又涂了一层桐油，在灿烂的阳光下十分醒目。它们像是两个卫士，守卫在岙口的南北两端。

方玲说：

“小小的木牌，标志着三十九岗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这里野生动物资源丰富，需要保护，但过去没有引起科学工作者的注意。咱们虽然才开始做工作，但在人们面前展示出了保护和开发生物资源的美好画面！”

几句话，激起了大家的情感。对陈炳岐说来，当二十年前“开发生物资源”的课题闯入他的生活时，他就梦想着有这样一天。现在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！他不觉走上前去，抚摸刚刚竖立起的里程碑……

翠杉把一双小手背在后面，说：

“咱们要把三十九岗建成一个天然的养鹿场。养鹿场的大门嘛，就建在这里！你们赞成吗？”

他说得很庄重。

蓝泉和小叮当，也都庄重地高高举起拳头。方玲兴奋地注视着陈炳岐神采焕发的面孔。

雷大爷说：

“好主意！国家要是在这里建成了养鹿场，咱来给你们守大门！”

掌声、欢呼声，惊得树林里的山雀乱飞。

“养鹿场的奠基、命名典礼大会现在开始……”翠杉说着，他还做了个滑稽相。

雷大爷说：

“往年，三十九岗的花鹿，一小群也有七八头，大的一群有四五十头。有一年，咱带班子，三天放倒了五头鹿，一架鲜茸都有两三斤。”





有耐心的人，躲在岙子口，常能看到来来往往的花鹿。

“前几年，人们成天穷喊粮粮粮，硬是在山场上放野火，开荒地。大水一冲，土也流失了，庄稼也完了，山也秃了。哪里养得住鹿！再加上人们还不懂花鹿的大用场，更不懂不能尽着打。鹿群也要生息。

“打鹿队愈来愈多，法子也愈来愈巧，还有人缺德到母鹿、仔鹿都打！这一来，花鹿少了。前不久，咱在山上转了好几天，也没见到几头鹿，茸鹿更少了。咱没学过科学，但凭着咱几十年的经历，咱懂得了你们讲的要保护梅花鹿和别的动物、植物的道理！再不保护，真要绝种哩！”

几句话，把大家的心又说得提了起来，想到肩上的担子。

“胖孩，快来看，这里草都没了苗头子。”

翠杉听小叮当在喊，忙跑了过去。一点不假，有一片地上的草，东缺一块，西少一块。草苗头子说是被割掉的吧，割得应该整齐，可它长短不一，草苗头子的断口也缺齿断舌的，倒像是被谁捋的。

陈炳岐也走过来看了看，说：



“是被动物吃的。”

“这不是鹿蹄草吗？你们看，好几棵哩，小白花都被吃完了。”小叮当又有新发现。

“还能是鹿来吃的？”翠杉说。

“去请雷大爷来！”陈炳岐吩咐小叮当。

哪里还要请？雷大爷已大步地走过来了，方玲跟在他的后面。雷大爷边走边指着地下，向她说着什么。

雷大爷没先去看那片草，倒是停住脚，弯下身子，只见他微微偏头，高高眉骨下的眼睛，立即迸射出两道像闪电样的光，盯住了脚下的目的物。

“这个蹄印很清楚。”雷大爷说。

像是吹了集合哨，所有的人都拢到了他身边。

草地上，确有一个尖蹄印。由于有草，印迹的边缘不是那么清楚。

“花鹿！花鹿的蹄印！和咱们在金竹潭看到的一样！”蓝泉的声音里，充满了惊奇和喜悦。

“小月亮和它妈妈到这里来了？”翠杉问。

雷大爷没有回答问题，倒是问起孩子们来了：

“真跟你们在金竹潭看到的一样？”

这一问，孩子们又犹豫起来。连蓝泉也只是说：

“好像一样……”

“还能又是麇子踩的……麇子蹄印没这样大吧？”翠杉是吃过亏的，说话不敢十分肯定。

小叮当说：

“方老师，快把你那画儿拿出来，对对看。”

这句话提醒了大家。蓝泉从方玲包里拿出了那张资料图对来对去，还是对不出名堂。有说像的，有说不像的。陈炳岐又到附近去找，想看到更清晰的蹄印。

